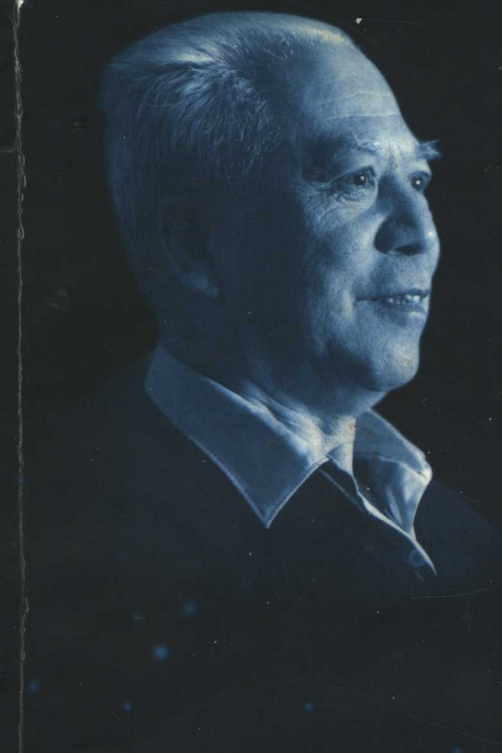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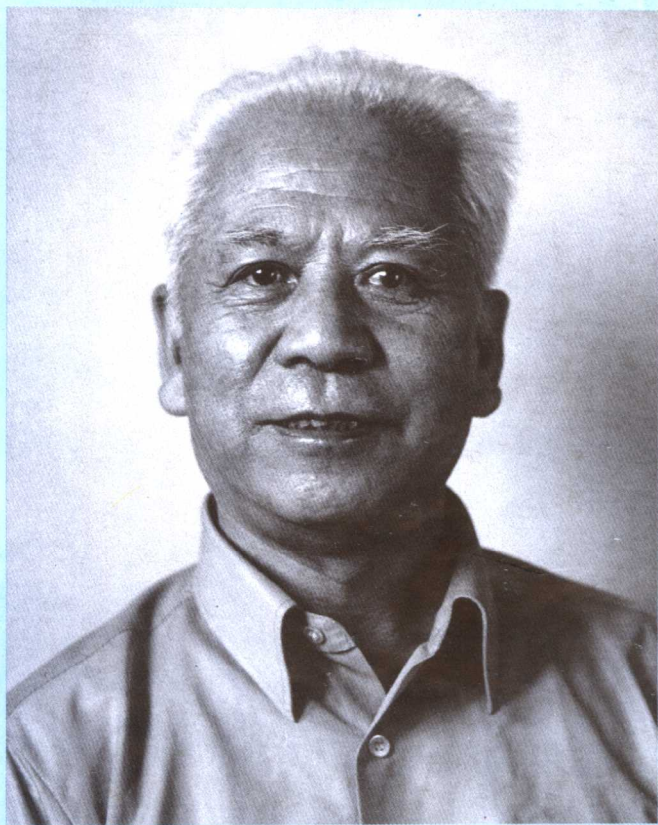
姚雪垠書系

6

燕 辽 纪 事

●《李自成》之六●





姚雪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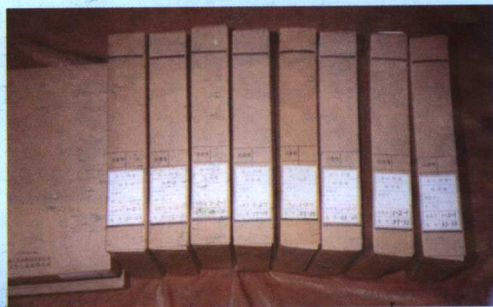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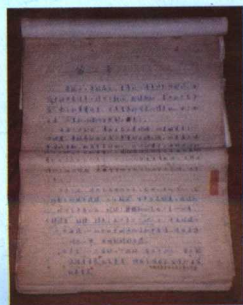
(80年代初)



部分藏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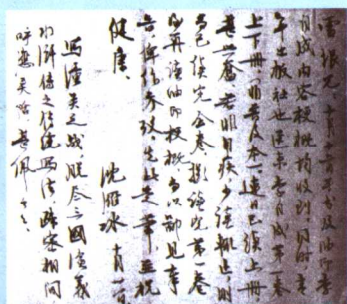
《李自成》第三卷



《李自成》第三卷手稿



与茅盾探讨创作问题
(1977)



茅盾复函谈《李自成》



研究卡片(80年代初)



在外地讲学(80年代中)



部分笔记



《李自成》第三卷部分口述录音磁带



与助手俞汝捷在庐山
(1981)

出版说明

《姚雪垠书系》收姚雪垠(1910—1999)自1929年以来的各类著述,按文体初编为二十卷,是迄今最为完备的姚雪垠著作的结集。

《书系》前十卷为长篇历史小说《李自成》。其内容与先出的五卷本相同,只是将原有的十二册新编为十卷,并遵著者生前的设想,给每卷另加一个独立的书名。

《书系》后十卷收著者的其他著述,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杂文、时评、通讯、纪实文学、回忆录、剧本、文学论文、史学论文、讲演录、访谈录、书信、译作等,大致按先创作后理论、先小说后其他体裁、先长篇后中短篇的体例予以编排。凡是不止一次出版或发表过的著述,一般采用后出的或经过修订的版本,同时参照初版本、早出的版本加以校勘。凡是首次公开出版的手稿、油印稿、录音整理稿,均在尊重著者原意的前提下,视具体情况,或原封不动,或稍作整理,或添加注释。其编辑经过,则以“本卷说明”的形式分卷作出交代。

限于水平,《书系》在资料搜集和编校注释方面恐仍存在粗疏错漏,深望读者不吝指正。

《姚雪垠书系》编委会

1999年7月

本卷内容提要

崇祯十四年二月,李自成首次进攻开封失败,回到伏牛山中认真练兵。下半年,在连续取得项城战役和攻克宛叶的胜利后,与罗汝才一起率领联军主力,再次来到开封城外。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,义军发动了以炮轰为主的激烈的攻城战,其间还采用了挖洞、引爆炸药等战术,但最终未能破城。

十五年二月中旬,对于崇祯来说,又是祸不单行的时候。十七日,李自成攻破襄城,将汪乔年捉到杀死。十九日黎明前,清军攻破松山堡,洪承畴被俘。在押往盛京的途中,洪决心为明慷慨尽节;抵盛京后不久就开始绝食。但在永福宫庄妃亲送人参汤后,他的想法逐渐改变,最后变节降清。

三月中旬,活跃在豫东的农民起义领袖袁时中迫于形势,前来归顺李自成。李为了笼络袁,不顾慧梅正与张鼐相爱,将他认为义女,嫁给袁时中。但婚后不到一个月,就在义军攻占商丘城后第三次前往开封的途中,袁时中叛逃了……

目 录

再攻开封	(第 1—4 章)		1
燕辽纪事	(第 5—8 章)		105
慧梅出嫁	(第 9—12 章)		207
袁时中叛变	(第 13—17 章)		315

再攻开封

第 一 章

李自成和罗汝才率领义军主力，于十二月十三日到达许昌。路过襄城时，因为襄城已于上月投降，所以李自成下令不许将士入城，让城中官绅百姓各安生业，不必惊慌；只是接受百姓控告，派一小校率领二十名骑兵进城，将平日贪赃枉法的知县曹思正逮捕，带往许昌斩首。

大军到了许昌之后，因为李自成在路上患病，临时改变计划：大军停留在许昌一带，等候他的病愈，同时向附近州县征集骡马、粮食、豆料、柴草等项，并将一部分随军的老弱妇女和在南阳受重伤未愈的弟兄，暂时寄屯在许昌城南六十里远的临颍城内，命红娘子率健妇营和童子军（即孩儿兵）留驻临颍保护。过了数日，李自成才继续往开封进兵。

二十三日夜間，正是农历小年，李自成到了开封城外。按着事前商定的计划，他将老营驻扎在曹门正东大堤外的应城郡王花园，距曹门大约不到五里。曹操随后到达，将老营扎在城东南角三里外的繁塔寺，离禹王台很近。李自成到达应城

郡王花园时,已是三更时候。高一功和李过是在黄昏后就到达的,已经预先在帐篷内烧起木炭,所以李自成一到,马上就召开军事会议。

一个月来负责刺探开封军情的是李侔。李侔在开封住过多年,情况比较熟悉,部下又多是杞县人,所以他担负起刺探军情的重任后,就不断派人进入开封,探明省城的各种动静。从许昌出发时,他奉闯王之命,率领两千人马先行。今日正午过后不久,他命李俊率领三百骑兵,绕道潜至应城郡王花园,埋伏在大堤外边;又单派七名骑兵飞驰曹门,在吊桥外的木栅上粘贴两张大元帅告示,晓谕城中军民,从速将周王和抚按众官扣押,献城投降。这七名骑兵贴好告示,并不急于离去,向曹门关外大街上的百姓大呼,说他们是闯王的人马,派来攻占开封,只杀贪官污吏、亲王郡王,不杀百姓。曹门关临街的两侧铺户,人人屏息,听他们说话,却没有人敢捉拿他们。等守曹门的官军追赶出来,他们便策马飞驰而去,转眼间到了大堤之外,无踪无影。同时,李俊又派人捉获了住在北关的三名小贩,是今日上午封闭城门之前才从城中出来的。向他们详问了北门一带的守城情况,然后放走。

当晚的重要军事会议一开始,李自成便向李侔询问开封的动静。李侔恭敬地站起来,说道:

“由于我们的游骑近三四天来出没于朱仙镇一带,朱仙镇的人常常看见我们的人马来来去去,因此城中以为我们大军将攻南门,就把守城的主要兵力都放在南门一带。守南门的是新任巡抚高名衡,他的副手是总兵官陈永福。陈永福的将士有一半驻扎在南门大街。城上滚木礮石摆得极多,百姓家

家户户早晚轮流登城。”

李自成又询问了其他各个城门的防守情形。李侁将各城门担负镇守的官绅名字，一一说了出来，并把官兵的数目也说了个大概。对于城中所存的粮食、柴火约有多少，能支持多久，也都谈了自己的看法。

这是李自成第一次派李侁单独去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。听完李侁的禀报后，他频频点头，连说：“很清楚，很清楚。”接着又问道：“为什么要让祥符知县王燮镇守北门？”

李侁说：“让王燮镇守北门，不为别的，只为第一次我们来攻开封时，此人颇有胆略，年纪又轻，深得抚、按各封疆大吏的赏识，周王也很赏识。他本来已经升为御史，只因开封情况紧急，不得不暂时留下。现在让他镇守北门，是因他们认为北城外面的护城河无水，城墙稍低，容易受攻。虽有大官分守北门，并不得力，需要派一个真能做事的官员在那里督率军民守城才行。”

李自成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城中百姓是否十分惊慌？”

李侁说：“百姓自然是人心惶惶，不过没有人想到投降。”

“为什么百姓跟官府如此一心？”

“官府造出谣言，说几个月以前，开封人射伤了大元帅的一只眼睛，我们的将士发誓赌咒：下一次攻进开封，不但活人要杀光，连死人也要剁三刀。”

大家听了都笑起来。闯王也笑着骂道：“他妈的！他们竟如此造谣煽惑，无怪百姓们要拼命守城。”

会议决定从明日起，按照预定方略，从宋门到曹门和北门，全面猛攻。各个大将重新分了任务，主要力量放在曹门和

北门之间。会议之后，诸将退出。刘宗敏也退出了老营，到曹门外他自己的驻地，重新召集大小诸将，部署明日攻城事项。李自成留下牛金星、宋献策和李岩，又谈了很久，然后各自休息。

李自成十分困乏，坐到干草铺上，准备就寝，却看见高一功又走了进来，在火边坐下。自成问：

“你还有什么事儿？”

高一功说：“我们老营将士自来不许多饮酒，跟曹营不同。可是如今天气寒冷，又在黄河边上，尖风刺骨，号衣单薄，都冷得吃不住，所以各营都求我向你要求，像曹营一样发酒挡寒。”

“有酒么？”

“酒准备了不少，还可以继续准备。”

“好吧，发给大家酒喝，比曹营减半。可是一功，你替我严申军令，不管是谁，不许喝醉；有喝醉的严厉处罚！”

“是。我一定严申你的军令。”

高一功仍不马上走，嘴唇动了动，分明有什么话欲说又止。李自成问道：

“还有什么事儿？”

高一功笑一笑，说：“李古璧打今年春天回营，已经几个月啦。他总是暗中抱怨没有派遣他重要差事……”

自成截住说：“给他三百人照料粮草，这差事还不重要？”

一功说：“我也说很重要，可是他想带兵打仗，认为打仗容易立功，照料粮草使英雄无用武之地。”

李自成用鼻孔冷笑一声，问道：“他向你请求过给他另派

差事？”

“他向我求过多次，我始终没吐口。”

自成说：“此人不可重用。你知道，他虽然也姓李，可是并非一族。他是清涧县人，上一代才搬到米脂城附近住。可是他平日对不知底细的人七吹八吹，说他是我堂兄弟，没出五服；背后同别人谈话，提到我就称‘我二哥’如何如何，提到你姐就称‘二嫂’，也真糊弄住了不少人。他又喜欢吹从前的战功，吹我多么赏识他。真他妈的！”

高一功笑着说：“这些情况我全清楚，别人也清楚。人们说他是卖狗皮膏药托生的，所以不叫他李古璧，给他起个绰号叫李狗皮。”

李自成接着说：“他实际没有多大本领，却喜欢争功。做表面活儿他上前，有好处的事儿他把头削得像竹签子，遇困难活儿他托故向后缩，只恐怕派到他头上。潼关南原大战之前他掉队了，回到米脂家中，咱们破了洛阳之后，他又来了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怎么敢指望他带兵打仗？”

高一功说：“他对我说，请你派他带兵打仗试试。如他不卖力，甘当军令。他还说，这一次攻打开封，他宁死也要为你出力。”

自成说：“真想出力打仗，也是好事，叫他找总哨刘爷去请求吧。小事何必问我？”

一功说：“他知道捷轩不喜欢他，所以不敢见捷轩，总是缠住我，请我在你面前说说。”

自成想了想，说：“把他派到谷子杰的营中吧。你告他说，他若犯了军规，可休想因为他姓李就宽恕了他！”

高一功一走，李自成赶快睡觉。可是他刚刚脱去外边衣服，躺了下去，忽然听到远处杀声暴起。他重新披衣，奔出屋外，看见北门的方向有火光，又听见炮声、杀声也是从那儿传来。他不知出了什么事故，向身边的亲兵吩咐：

“赶快备马！”

丁启睿近些日子来总在奔波。本来奉了皇帝手诏，催他去救南阳，他已经过了唐河，只因畏怯避战，又退回河南和湖广交界地方。南阳失守后，他受到朝廷申斥，又奉诏来救开封。他虽然很害怕同李自成作战，可是开封又不能不救，这使他日夜都生活在忧患之中。他是河南永城县人，开封是河南的省会，也就是桑梓之地，首府所在。开封如果失去，他将国法难逃。为着自己的性命，也为着桑梓父老对他的期望，他不得不跟在闯王大军后面，往开封奔来。他本来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，自从担任了督师，特别是奉命去救南阳和开封以来，变得面色黧黑，须发斑白，满脸憔悴与忧戚神色。他手下一共有两三万人，由于急着要奔进开封，所以只抽调了部分他认为可用的精兵，连同幕僚、亲将、亲兵、家丁、奴仆，一共约有三千五百人之谱，多是步兵，轻装赶路。

当李自成大军完全离开许昌以后，他隔了大半天才进入许昌。他的人马一进城，就到处掳掠、奸淫，无恶不作。

第二天，丁启睿的人马在黎明时离开许昌。他刚刚在行辕外跨上战马，忽然吴巡捕走到他面前，躬身禀道：

“启禀大人：照壁上有一张无名招贴。看来这城中显然仍

有流贼。”

丁启睿一惊,问道:“招贴上如何写的?”

吴巡捕说:“请大人亲自过目。”

本来丁启睿只要把缰绳一提,或把镫子轻轻一磕,他的坐骑向前走上十步八步,他就可以亲自来到照壁前观看;但是多年来在官场养成的习惯,使他处处要摆出架子,所以他并没有驱动坐骑,只是威严地吩咐说:

“将招贴撕下来,呈给我看!”

吴巡捕不敢怠慢,赶快跑去撕照壁上的招贴。好在那招贴才贴上不久,浆糊尚未全干,他小心地撕下来,双手呈给督师大人。

丁启睿匆匆一看,原来是一首七言古体,写道:

伤心拄杖出门望,一夜之间变沧桑。
不见囊橐连街巷,空余瓦砾伴颓墙。
可怜魏家^①官阙地,悠悠千载同渺茫。
耳边唧唧居人语,道非贼毁为兵殃。
贼来不闻鸣铁马,贼去徒见兵鸱张。

丁启睿看了以后,又气又怕。气的是,写这招贴的人并非市井之徒,倒是读书人,看来读书人“从贼”已经成了一个风气。怕的是,他的人马到许昌后,确实纪律很坏,不如“流贼”,

^① 魏家——指三国时的魏。建安时,洛阳残破不堪,曹操挟汉献帝建都许昌。曹魏建国虽都洛阳,但魏明帝仍在许昌大修宫殿。

万一父老百姓向朝廷控告，言官也在朝中弹劾，他身为督师，剿贼无功，反而受过，前途恐怕有点不妙。

但转念一想，目今也不仅是他的人马如此，天下老鸹一般黑，连京营人马，有皇帝亲信的太监刘元斌率领，纪律比别的官军更坏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于是他觉得心头轻松了些，一把将无头招贴撕得粉碎，投到马蹄下，也没有说别的话，就把缰绳一提，镫子一磕，在亲兵亲将和幕僚的簇拥中向城门走去。

闯、曹大军离开许昌以后，沿着扶沟、鄢陵、尉氏分两路奔向开封。东西二三十里之内都有闯、曹的人马和游骑。丁启睿不敢同闯、曹的人马交战，但又急着要赶到开封。起初，他跟在闯、曹大军后面，后来觉得这样太慢，而且很危险：万一义军派出一支部队埋伏中途，他就会吃大亏。所以他后来改变了路线，从长葛以西向北方向走去，以急行军走了两天一夜路程，然后绕过中牟西边，继续向北，快到黄河南岸时，他才突然向东转去，预备抢在闯、曹大军到达之前，从北门进入开封。但是闯、曹大军走的路比较直，而且骑兵很多，当丁启睿的人马到达开封北关时，李自成已经在开封周围安下营寨，仅仅北门一路尚未合围。丁启睿一到北门，就发现情况十分不妙，万一闯、曹人马来攻，他的三千多人马必然溃于北门之外。于是他赶紧叫城，希望迅速进入城内。城里听说督师大人的人马已到，就打开城门，先将丁启睿和他的亲信幕僚以及两百名标营亲军放进去，然后再让他的大队人马入城。

正在这时，由袁宗第率领的一部分人马刚好来到北城，看见官军正在进城，认为这是大好时机，便随在官军后面，向城内拥去。官军见义军来了，更急着要进城逃命，不愿作战；义

军想混进城去，也不同官军作战。双方都争先恐后地往瓮城内拥去。

镇守北门的王燮是个十分机警的人，他发现挤进瓮城的，既有丁启睿的官军，也有李自成的“贼军”，瓮城门已经没法关闭，便立即下令将主城门关闭，而且用石头顶了起来；还怕顶不牢，又将事先预备好的沙包也垛在门内。他自己立在城头，俯视瓮城，指挥兵丁百姓向下射箭，投掷砖石。

这时进入瓮城的已有几百官军，还有几百义军，他们都拼命向城上呼喊，要他们打开城门。王燮不理，继续命人向下射箭、扔砖头和石头。瓮城外面的官军，看到这种情况，立刻崩溃，各自逃命。袁宗第的人马也开始动手，有的官军被杀死，有的跪下投降，只有少数逃脱。丁启睿的三千多名援军，只有二三百人进入城中，其余的没有经过战斗，就轻易地被消灭了。

丁启睿进城以后，下令将他的人马全放进城内。王燮置之不理。丁启睿非常愤怒，以督师的身份命令说：

“如不让我的人马进城，有皇上的尚方剑在，你这个知县休想逃避罪责！”

王燮无奈，一面指挥将士作战，一面派人向巡抚请示。高名衡立刻禀报周王。很快，周王就派一个内臣来北门传了周王的令旨：

守城要紧。一切军民，凡困在城外的，一律不许入城！

丁启睿这才不敢说话。同时，他也知道，留在城外的三千多官军已经不存在了。

袁宗第将瓮城外面的官军消灭以后，就专心指挥将士来